舞厅和卡拉OK改变了中国的夜晚

12

回眸历史

陈煜 编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这样。

[上期回顾]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开业,随后,越来越多的饭馆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洋快餐肯德基也进入了中国,青少年开始以吃肯德基作为时尚潮流。生活变化很快,到了1986年7月28日,全国私人拥有汽车已经达到29万辆,其中95%是货车。

街头舞会曾遭封杀

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在我国兴起。马路上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追星族”。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录音机进入千家万户。

1980年,在省会的公园、广场、街头等公共场所到处都能看见“露天舞会”,围观者成百上千,当时录音机刚进来,但很少人有,大家就用口琴、笛子、吉他、二胡这些方便的乐器伴奏。只要有广场的地方,不管坑洼与否,都有跳舞的人。

1980年6月14日,公安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通知》认为:“这类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有些人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流氓打架斗殴、猥亵侮辱妇女、偷窃财物和挤死、摔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封杀令出来后,办舞会的风向只有转移。随着卡式录音机的增多,家庭舞会开始兴起。街上跳的人少了,谁家宽敞,就到谁家里去跳。邓丽君的歌和一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靡靡之音”被争相翻录。当时一般年轻人都在家里跳,跳的是贴面舞、黑灯舞,年纪大一点的还有在街上跳的,就跳交谊舞。

杨佳薇在《曾经首家舞厅经理被“请”进公安局》(载于2008年11月28日《燕赵都市报》)中记录道:1983年前后,当时石家庄市独树一帜的高档酒店燕春饭店后楼的三层,有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准备办一家经营性的歌舞厅,但准备开业的那天下午,却出了意外。饭店接到公安部门传票,让饭店的总经理到公安部门接受审查,追究开办舞厅的责任,并要求不能开业。刘少泉总经理到公安部门做了解释后一直在被看守着。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处理过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定为什么性质,很多人在紧急地请示,被请示到的人也大都说拿不准。当请示到主管的市领导时,领导终于表态:有个场所大家在一起跳跳舞,活跃一下文化生活有什么大不了的,注意搞好安全措施就可以了。接到这样的答复,公安部门才放下心来,随即放人。1983年4月8日20时,燕春饭店经营性歌舞厅的首场舞会在鼓乐声中准时开场。客人们翩翩起舞。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舞厅最火的时候是什么场面,连早场都是人挤人,比坐公共汽车还挤,有时候挤到根本没法放开脚步跳,人多得跟下饺子一样。那时去舞厅跳舞的客人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一般来说,早、中场的客人是年龄偏大的,可一到晚上,舞厅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交友的、谈恋爱的、图新鲜的……很多小青年去舞厅都是为了结识女孩子。在舞厅里,跳出感情成夫妻的有,跳出婚外情引起家庭动荡的也不少,所以舞厅里也经常会出现因为争舞伴的打架事件。

不过,在那个年代,舞厅在市民的生活中仍然属于高档次的娱乐活动,去舞厅跳舞也是一件特别“时尚”的事。喇叭裤、流行歌曲、长头发……所有当时的流行元素,都可以在舞厅里看到。

舞姿也成了舞会管理者关心的问题,全国数万家舞厅做了这样的规定:跳舞请勿贴面、贴胸、贴身。

“旋风”、“马达”俘获了青少年的心

80年代初,迪斯科开始流行于年轻人中间,势如破竹。

迪斯科(英文Disco的译音),来源于美国黑人民间舞蹈和爵士舞,特点是膝部随节拍颤动,身体中段松弛,力量主要用在胯上和膝部的快速屈伸上。迪斯科自娱性强,形式多样,比较自由奔放。可以单人跳,也可以双人跳,没有固定的模式。

有人回忆,最初看到醒目的招牌“大富豪的士高”,还以为是“大富豪的——士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上了高中,我的迪斯科时代正式开始。寝室里唯一拥有录音机的刘伟同学为我们接触先进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我至今仍认为我的迪斯科启蒙者是同桌女生,没有她的歌喉熏染,使我的心脏细胞活跃起来,迪斯科可能不会进入我的生活。“吼!吼!吼!跳个Disco Queen”“摆摆手,摇摇你的头,所有烦恼都从你的脚下溜走。”“跳跳探戈,跳跳哈索,不如来跳迪斯科它花样最多”……迪斯科从开始流行到最后衰败,我都是一个忠实的迷恋者。(《从迪斯科开始》,2006年4月4日《就业时报·休闲周刊》)

1985年,印度电影《迪斯科舞星》热映。蝙蝠衫、猩红的嘴唇、夸张的塑料耳环也成为青年在迪厅中最流行的打扮。

片中歌舞场面令人兴奋,深得年轻人喜爱。“蹦迪”从那时起步。迪斯科获得了主流的认可,伴随着片中的那首歌:

吉米,来吧!

让我们手牵手,来跳跳迪斯科,

爱你在心里头,忘掉那忧和愁。

吉米,来吧!

青春时光多美妙,热情奔放多欢笑,

随着节奏摆摆摇,和我一起尽情跳。

1987年,中国引进了一部美国影片《霹雳舞》。当时的观众,立即被影片中这种不按人体正常规律旋转的舞姿深深吸引,随后在几乎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一个个少年戴露指皮手套,身着蝙蝠衫,头裹绷布,脚踩高帮运动鞋,一遍遍模拟擦玻璃或者外星人行走动作的情景,片中人物“旋风”、“马达”俘获了更多青少年的心。

蝙蝠衫,绝对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装。蝙蝠衫,是一种在两袖张开时仿佛蝙蝠翅膀的样式。具体为领型多样,袖与身为一体,袖窿无缝合线,下摆紧瘦。后又演变成蝙蝠式外套、蝙蝠式大衣和夹克等,袖子上端肥大,与衣身分开。

露天卡拉OK成最受欢迎的娱乐

谭咏麟唱过一首歌曲:

不管笑与悲

卡拉永远OK

伤心到半死

卡拉也会OK

80年代后期,随着国门打开,起源于日本的卡拉OK流入内地。一到夜间,一台电视、两个音箱、几个麦克风就摆上街头,露天卡拉OK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市民自娱自乐方式,一元钱一首歌。在一段时间里,露天卡拉OK,还成为陌生男女恋爱交流的方式。

1989年2月9日《文汇报》报道,当第一家黄楼“卡拉OK”夜总会半年前在上海市出现后,卡拉OK这一新颖的文化娱乐形式便很快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迅速风靡起来。

1991年7月1日,广州冒出了第一家夜总会——广州金嗓子卡拉OK夜总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豪华卡拉OK厅也越来越多,露天卡拉OK逐渐退到城市边缘地带,消费人群也由城市青年变为外来打工者。

近两三年,我国一些地方悄然兴起了卡拉OK活动。

据文化部文化市场管理局副局长孟晓驷介绍,目前我国已有卡拉OK歌厅近万家。3年前,北京几乎还找不到卡拉OK歌厅,现在已有107家,有激光视盘放送机142台。

卡拉OK虽已闯进我们的文化娱乐市场,但我们的歌曲及其视盘录像带的数量、质量到现在都还不能适应需要。卡拉OK使用的激光视盘绝大部分也不是国产的。开展家庭卡拉OK活动也有一些限制:组合音响、录像机,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仍然算是奢侈品;卡拉OK录像带约50元一盘,每个家庭拥有量有限。(199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5版)

1971年,卡拉OK之父井上大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卡拉OK机。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指出“井上大佑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顾忱从白崇洗那里得到了去安沣投资的机会

3

商战小说

韦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距北京六百公里处,有一宝地,土地价值2.5亿,利润近三亿。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来自顾忱。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想拿项目,无异于“空手套白狼”!于是乎,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人人有目标,个个不满足,好一道饕餮大餐,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上期回顾]

白崇洗一回到北京,顾忱就来找他,顾忱这人非常聪明机灵,招人喜欢。下午顾忱带白崇洗去吃饭泡澡,在车上,白崇洗接到梁解放的电话,是来替贾晓阳副市长说情的。白崇洗不想立刻见他,就让顾忱去接待贾晓阳。顾忱在听了贾晓阳介绍后,对去安沣市投资的事也很感兴趣。

投资机会来了

上午,顾忱和贾晓阳等人一起出门,分别上了自己的车。车上了四环,顾忱却在最近一个出口处出来,在桥下盘旋了一圈,回到了“大森林”。

进入包间,白崇洗还在四仰八叉地呼呼大睡。顾忱叫醒他,笑着说:就您这睡觉的刻苦程度,再有小姐进来把您强奸了您都不知道。

白崇洗伸了个懒腰,问几点了。

“都快中午了。”顾忱答道,又问:“吃什么?”

白崇洗伸了一个张牙舞爪的大懒腰,突然回过神来,瞪大眼睛问:“你说快中午了?快走,去我公司吃鱼去。”

白崇洗平生有三个爱好,你如果问他的爱好是什么,他一定这样回答:第一,洗澡;第二,吃鱼;第三,洗澡时吃鱼,或吃鱼时洗澡。

当天,正好赶上白崇洗吃肥鱼的日子,所以他才急匆匆地带着顾忱一起赶回公司。工作浴室只有白崇洗最要好或最重要的客人才得入内,顾忱当然是常客。

吃过饭,两人躺在浴池里,顾忱问:“白总,安沣市那项目,你是不是不想做了?”

白崇洗睁开眼睛,斜着眼顾忱,笑着问:“你小子真够精的。”

“到底为啥?不会就为这点小事儿吧,放着钱不赚,可不是咱们商人的本色呀。”顾忱笑嘻嘻问。

“我本来是想做,尤其两次调研的结果都非常不错,现在去安沣市这样还没有启动的房地产市场,收益真的挺不错。尤其是上次我拍丢了那块地,对北京的土地市场还真有了几分畏缩,你想啊,北京房价总有一天落下的时候,可土地价格却一个劲儿飞涨,更重要的是,拿地就得去拍,那竞争太残酷了,一百家房地产公司围着打一块地,最后吃到手的也是元气大伤。”

“于是您就想换个战场?找点新机会?”

“对呀。不是我,只怕北京房地产商都有这想法。但我想啊,安沣市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投下十个亿就能把它给撑死,再说初期投资最多也就几个亿的事,剩下的钱,我还得找地方去。几个亿的小项目我还要来回奔波操心,费这么大精力,仔细想想,的确有些不值……”

“不光是这样吧?”顾忱狡猾地笑,“你白总可不会为这点原因放弃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几个亿不多,可也值得一干啊!”

“你他妈的臭小子老子真算服你了,精得跟泥鳅似的,跟你说实话吧,我放弃这个项目,就是因为我下午要开的那个会。”

“96号地块?”

“对呀。”

顾忱又问:“那……您感觉安沣市场肯定没问题,是吗?”

白崇洗笑着说:“别以为你小子那点想法我看不出来,老实说,你是不是对那儿感兴趣?”

顾忱老实回答:“是。”

顾忱在京城房地产界闯荡多年,从一个二流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部经理成长为一个知名的独立策划人,也算是成绩优异。但想要在北京这样水深坑多的地方从销售代理向房地产开发来个华丽大转身,却还是势单力薄,因此,占据房地产利益链上游的唯一机会,不在北京,而在外地中小城市,这样的念头,在顾忱心头已经沉积了很久。昨晚贾晓阳的一番叙述,使他对安沣市动了心,再加上前期有白崇洗的铺垫,市场风险可谓很小。当天听到白崇洗的真实想法后,顾忱感觉,机会来了!

得到机会

“要不这样?”顾忱顿了顿,说:“您要看不上这项目,我上,也算你对安沣市四百万勤劳淳朴善良的人民有了交代。”

“好。”白崇洗正乐得有人接盘,但转念一想,问道:“不过你小子口袋里才有几个钢口儿?那好歹也是上亿的项目。”

“嘿嘿……我在您这儿不还有一千多万吗?”

“一千多万?”白崇洗被顾忱气乐了,“是有,我承认,可项目才开盘,你那一千万佣金好歹也得明年才能拿齐吧?臭小子,算计起我来了。”

“不是。”顾忱笑嘻嘻地接着说,“我帮了您这么大一个忙,您先给我结算点不就行了,我自己手头还有个两千万……”

“好,就算我同意,你小子也才三千多万,够个屁,还以为是以前空手套白狼的时代啊?”

“要不……”顾忱看着白崇洗笑,笑得白崇洗毛骨悚然,不知这小子又打自己什么主意,果然,顾忱说:“要不您给人个股,控股都行,我负责运作,其实还是给您打工……”

白崇洗横他一眼,心里却在打转:有人接手当然是好事,去了安沣市好几趟,一是为人情,二也是为了自己的信誉,更关键的是,北京迟早有做到头的那一天,凭顾忱这小子的实力,去了,也扑腾不了多大水花,倒不如让他先去,拿他当个试验去试试安沣市的深浅,等自己有了力气再返身杀回,安沣的市场,不还是自己的?想到此,白崇洗有了主意,说:“这样吧,我尽量拿些钱给你入股,但肯定不会太多,顶多也就一两千万,其余的你自己想办法去,但财务总监由我派,怎么样?”

白崇洗这样表态,等于已经同意了顾忱的提议,顾忱兴奋得上前亲了一口白崇洗的胖脸,大声笑道:“一言为定。”

从白崇洗公司出来,顾忱整个身上好像轻松了五十斤,走路都发飘,兴奋得路都走不好,安沣市,会是成就自己梦想的起点吗?

晚上,顾忱和白崇洗约了梁解放和贾晓阳两人来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温泉会所泡澡吃饭,泡的是食人鱼澡,吃的是食人鱼宴。

宴会上,顾忱表达了自己想去安沣市投资的想法,不过没有明说自己是代表白崇洗的公司还是自己的公司,他给贾晓阳的印象是代表白崇洗去投资的。贾晓阳不懂其中的奥妙,非常欢迎顾忱去安沣市。

找人出钱

几人夜宿山上,白崇洗和梁解放躺在石床上鼾声大起时,顾忱却和贾晓阳又下到温泉池子里彻夜畅谈直到东方发白,顾忱对安沣项目更多了几分信心,两人说定顾忱两天内出发到达安沣市。一大早,几人下山,白崇洗和顾忱把贾晓阳送到高速路口,顾忱去白崇洗公司取了自己的车,过来找孙大盛。

盛的意思,有强盛,盛大,旺盛。对于孙大盛来说,大盛,就是盛气凌人。孙大盛很少用眼睛看人。对于手下,一般是用他的鼻孔瞪着你,你越是吓得跟孙子似的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他越满足。

孙大盛的公司在北京西四环小瓦窑一处平房里,周围已是高楼林立,只有这一旮旯还是平房,这还是他二十一年前带着十几号同乡刚来北京给建筑工地抹灰时租的房子。现在孙大盛的资产早已上亿,但却还对此处情有独钟,进入一扇即将寿终正寝的斑驳铁门,可以见到一处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院子,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停着几辆车,其中一辆白色的跑了三十万公里的上一代雅阁,就是孙大盛的轿车。车里很脏,一个民工模样的人正将一块沾满烟头卫生纸屑的胶垫拖出来放在阳光下用水龙头使劲冲。

顾忱熟门熟路又拐了个弯,一头扎进孙大盛的办公室。当时孙大盛的第八十几任女秘书正坐在孙大盛大腿上给他修剪鼻毛,猛听得门咣当一声被撞开,吓得花容失色,手里的剪刀差点让孙大盛从此有三个鼻孔,孙大盛忍住疼一巴掌将女秘书拍到自己脚下,冲来人黑着脸骂:“操你妈的,啥时候能学会进老子办公室敲门?”

顾忱和孙大盛曾经共同合作过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经历九死一生,本来孙大盛都准备跳楼了,但被顾忱拦住了,让他再熬一熬。果真,一熬就柳暗花明,房地产的春天到来了。孙大盛通过这个项目一跃成为亿万富翁,顾忱也从一个二流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部经理发展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的公司老总。

孙大盛在听了顾忱说的安沣市投资项目后,也颇为动心。